

生/活/随/笔

日日是好日



宋燕

入了腊月,小区便按惯常装了节日灯饰。那种,密密的,最为素朴的小灯球,夜里亮起,像星子。某天加完班回家,寒风扑面,但我始终觉得那风里透着丝丝缕缕清新的草木香,让人觉着这冰封般的寒夜,隐隐透着春的气息。是初春,那么微弱,可终会成为磅礴之气,势不可挡。

朋友们都忙着辞旧迎新,互道祝福。在我心里,新年,能带走我们的青丝、红颜,甚至亲人、故交……有朋友说:“时间是我的敌人”。但我却觉得时间或许偏偏是那个与我们有着生死契阔的故人。这一生除了时光,到底还能有谁与我们不离不弃,生死相随?有时候我也觉得时光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因为天地万物的成长变化,才有了时光。如果天地清静,那时光便也寂灭……这世间,谁是谁依托的皮,而谁又是谁倚仗的毛?

我曾在祖父的书房里,见过一幅旧时年画。泛黄的宣纸上,是一枝简素寥落的梅,旁边题着一行流利的行书:“山中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该是一个多么清幽雅静的年呀!世人所谓的丰年,不过是铺张浪费的衣食用度,但山中的喜悦,却只是这一花一木。花,悠然地长在天地间,没有早一步,亦没有迟一步,花开之时,偏偏被人赶上了。那真是令人有可遇不可求的,素朴的欢喜。

记得小时候,老师曾教我们唱踏雪寻梅:“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学了新歌,忍不住回家去显摆。那天,我一开口,祖父便问我:“你唱的是踏雪寻梅吗?”我点点头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呢?”祖父说:“因为我小时候,老师也教我唱过这首歌呀。”

这几天,突然想起,开口再唱,竟然觉得天地澄明,齿颊留香。踏雪寻梅,冰天雪地,天冷路滑,多么恶劣的环境呀,可偏偏在这苦寒之地,有冰清玉洁的梅花盛放。这花儿,不是遇上,不是撞上,更不是买回,却偏偏只能去寻回。像是身处绝地,却依旧满怀希望。这样想来,踏雪寻梅,又何尝不是人生的玄机与智慧呢?

近些年,每逢腊月,街上便有好多卖梅人。开着电动的小货车,车厢里,满满当当全是梅,三两枝捆扎成一束,卖给城里人。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么多的梅枝,我只觉怜惜。古人

的梅,那是千山万水,千辛万苦有心寻回,重在一个寻字,至于能否寻得到,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今这寻梅,却成为这街头巷尾的卖梅,像是这名媛淑女,终于沦落风尘。而那些城里人,花了钱,把梅买回家插瓶,以为寒舍有梅,终是风雅之事,殊不知,一旦有了买卖,那梅亦终是落了俗。

前些天,把最近写的文字发给一个编辑朋友。朋友说,你好像总是喜欢用古诗词,难道这是你的作文套路?我无言。于我来讲,文字总是心声,是从心底自然生长并流露出来的,又何来套路可言呢?若说古诗词,那只因我自幼喜欢,年长日久,那诗词仿佛成了架在我双目之上的柔光滤镜,其实,在我心里哪里有什么古诗词呢,那只是我看到的这个世界最为本真的模样啊!

十年前的腊月初八,我在这个城市终于有了自己的家。那天,我一个人从出租屋搬出来,各种锅碗瓢盆,铺陈被盖……从傍晚到次日凌晨,一夜辛苦,毕生难忘。昨天和朋友说起。我说:想起十年前,我漂泊无依,但是做任何事,都觉得自己是个主人。而今我有了安稳的家,却是任何时候,都只觉得自己是个无关痛痒的客人。轻飘飘地来,亦可轻飘飘地走。从主人到宾客,或许中间只是隔着一段青春的距离吧。

突然便觉得,这人至中年,所有的惆怅与得失,到最后,都成了千年前,刘改之的那一句诗:“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家里打扫了卫生,新换了台历。气象台说这几天冷空气入侵,气温会骤降。今晨起来,果然下了雨。曾经很不喜欢冬天,尤其是这阴冷潮湿的下雨天,而今倒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冬天,让时光变得这般静谧又绵长,仿佛珍藏在久远时空里的一壶清冽的陈酿。

出门时,依旧有寒风迎面。我不禁微笑着抬起头,这一年就结束了。无论怎样,余生有涯。而时光,本无新旧之分,亦无好坏之别,终归岁岁有轮换,日日是好日!

(作者单位: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读/与/思

一位老人的作家梦



舒德强

新年头一天,收到一部书稿,请我写序。作者是我原单位的同事,也是我敬重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算起来,她应该有80多岁了吧?没想到在耄耋之年,她又要出新作了。

窗外冷雨飘零,屋内灯光朦胧。静夜里,仔细读完这本书稿,不由唏嘘不断、感慨不已。

书稿的作者叫李复蝉。退休前,她是一位从事国防科研的高级工程师,默默无闻、夙兴夜寐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了几十年,完成了不少重大科研项目,发表过多篇有质量的论文,还曾获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重大技术改进奖等,为国防事业贡献了她的青春、热血、聪明和才智——未曾想,退休时她就告诉我:我要换一种活法了!

她要换一种什么样的活法呢?

原来,她想圆少年时代的一个梦——当一个作家。

哦!听闻此言,我有点惊疑:一个学工科、搞科研的人,这与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何况她是老来才出家,这能行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她另眼相看:因为一个人心中有梦,那就有与众不同。因为人生的梦,是一个人心底里最隐秘的图腾,是人心灵之光最直接的折射,甚而还是活着的终极目标和理由。一个人,无论年纪大小,只要有了追梦的愿望和圆梦的行动,那么她的生活就不会百无聊赖,不会孤单寂寞,不会为鸡毛蒜皮而耿耿于怀,为天晴落雨而怨天尤人,为生命暂时陷于困境而自寻绝路。

举目环顾四周,同她年纪相仿的大爷大妈们,多数人每天无非就是买菜煮饭,散步遛鸟,含饴弄孙,闲看天气预报,坐等日起月落。而她退休之后,践行了她的诺言。她静下心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她搞科研一样,颇有些铁棒磨针的韧性和耐力,日复一日追寻起她的文学之梦来。她的这种活法,虽显得有几分单调枯燥,但她每日里沉醉在自我创造的文字之中,竟然乐此不疲自得其乐。于是,她的晚年生活就有了追求,有了寄托,有了忙碌,有了欣慰,也有了一抹晚霞般绚丽的色彩——因为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做到别人认为你做不到事。

未曾想,她撰写的文章,竟然在报刊上不断发表,到退休第三年,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让生命永远年轻》出版;又过了两年,第二本散文集《不老的情怀》又问世。同时还加入了成都市作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等。真替她感到高兴。

这几年,李老师年纪渐大,身体不如从前。前次回蓉,见她走路已经蹒跚,还扶起了手杖!加之老伴猝然离世,儿女又不在膝下,但她面对人生的不幸,依然保持着达观平和的心态,依然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以书为伴以文会友,虽年届耄耋,却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写出这么多耐读的文字来,发表在报刊之上,其中中艰辛,让人唏嘘感慨!

这本集子的文字,虽谈不上是高屋建瓴的鸿篇巨制,其写作技巧也许算不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但和她从前的文字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语言朴实,感情真挚,绝不无病呻吟,更无矫柔之作。每一篇文字,都饱含着一个老人的真实情感,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坦率和真诚,饱含着她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关爱之情;又如一滴晶莹的水珠,折射出她童年的梦想、少年的憧憬、青年的追求、中年的奋斗、晚年的情怀——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喻物抒情,都充满着仁爱之心和感恩之情,让人自觉不自觉地走进她用文字创造的氛围里,心生感动产生共鸣。

还让人欣喜的是,她用了大量的篇幅,刻画了她身边科技人员感人的形象,记述了普通工人的平凡小事。在俊男美女、霸道总裁充斥我们的荧屏书刊,普通凡人倍受冷落之时,她为平凡人而写,为普通人而歌,尤其难能可贵。

“追求春天,使人生年年新绿;追求日月,比生命更加悠久。”复蝉老师在文学的道路上虔诚地走了这么多年,她晚年的这种活法,虽显得有点另类,但她活出了精神,活出了精彩,活出了价值。我相信,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心态达观平和的人,一个活得忙碌充实的人,她的生命应该是年轻的。

冬日过,春已来。我们期待着,复蝉老师的第三本、第四本新作问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旧金山的清明草

——见学生朋友圈图感怀

图片下的文字他这样写道

“旧金山的清明花草

绝对是新年的王炸”

我玩笑地写下一个留言

带点回来给老师尝尝吧

或许是因为只有回到这里

才是一株清明草最好的归宿



李小强

这个季节在他和我共同的家乡

清明草正在慢慢从泥土里

自由在地抬头挺胸

这里的山地与田间

乡村的每户人家

会收下这个季节自然的赐予

用几道工序揉成的清明粿

随着蒸笼在掀开的瞬间

煽开热气腾腾的蒸汽

那饱满而又绿油油的乡村记忆

便刻进这里每一位少年的时光

隔着太平洋,数小时后

他愉快地“答应”

给我带回异域的清明草

我知道我的学生

一定还记得老家的山名

和千奇百怪的地名

小时玩伴的小名

以及清明草狗尾草的名字

(作者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

搬家



刘冲

每一次搬迁

都是取与舍在掐架

劳神瘦身

许多原本珍藏的东西

像垃圾被抛弃

顿失光华

记不清一生中

究竟搬过几次家

只是回想起来

若将每次扔掉的都捡回来

容身的缝隙还有多大

而灵魂的居所

似乎从来没有搬过一次家

如今愈发臃肿的躯体

不知是在不断扩大空间

还是堆积了太多沉渣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刀锋



柯昌伦

回归厨房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望闻问切

让平凡的日子

弥漫泥土的清香

豆花足以佐酒

为眼中的山水举杯

常去菜市溜达

默听坊间趣闻

也免不了挑三拣四

斤斤计较

我已躬身抵近生活

时有腼腆心跳

每每磨刀的时候

死劲把俗气磨掉一些

把陡峭的欲望削去一些

再把乱麻斩去一些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